

2023年10月6日，株洲市美术家协会终身荣誉主席周伟钊先生因病逝世，享年七十一岁。

周伟钊先生是醴陵人，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毕业，曾在本报担任主美编辑工作，以画名世，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并获奖，出版个人画册十集……

周伟钊先生的辞世，无疑是中国美术界的一大损失，也是株洲市乃至湖南省的一大悲痛。为了缅怀这位艺术家，我们特别策划了这个纪念专版，邀请了周伟钊先生的生前亲好，写下了他们对周伟钊先生的回忆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周伟钊先生不同侧面的风采，感受到他对艺术和生活的热爱和追求，体会到他对社会和人民的关怀和奉献。我们也可以欣赏到周伟钊先生的部分代表作品，领略到他的艺术成就和风格。

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纪念专版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和铭记周伟钊先生的艺术人生和精神遗产。

沁园春

——悼老友周伟钊

聂鑫森

落木惊寒，夜露凝白，痛失伟钊！
叹英才天忌，好人不再，锦轴正展，诗酒频招。

待友情真，惜花意软，名利浮云过眼消。
画长在，看佛陀雅士，美女吹箫。
古稀应似春朝，怎料想沉痾秋寂寥。
忆报坛笔砚，煮茶话暖；旅途车马，把盏灯宵。

临夏风清，敦煌沙灼，西出阳关无故交。
君犹健，倚瓷城渌水，泼墨挥毫！
注：周伟钊老友因病于2023年10月6日

夜辞世于株洲中心医院，7日上午株洲文艺界二百余人于医院太平间送别伟钊，其亲人护送他归向老家——瓷城醴陵。

我与伟钊自青年时代至老境，皆供职于《株洲日报》，相知甚深。又数次因公因私结伴出游，访新疆诸多城市，到四川成都、乐山盘桓数日，闻酒香而至贵州遵义、仁怀茅台……数年前应本市女企业家商会陈菊香、兰晖等女史之邀，与伟钊、杰荣、立洪一起去临夏、兰州、敦煌、阳关等地，伟钊意气飞扬，谈笑风生，至今历历在目。



周伟钊作品《十八罗汉图》

我的弟弟周伟钊

周伟奇

我的弟弟周伟钊是一个从小就痴迷美术，一旦确定目标就抱定终身不忘初衷的性情中人。

伟钊自幼聪颖，人见人爱，家庭兄弟姊妹多，父亲一人微薄的工资难以养活全家，伟钊是老二，不得不替父母去零卖纸香烟，到瓷厂捡拾煤渣，到郊区田野挖挖野菜钱来补贴家用，不过，他最喜欢的赚钱方式，还是去市场摆摊租租小人书，一分钱看一本的小人书既赚了钱，又使他爱上了绘画这门终身受用的手艺——每次黄昏收摊后，他便爬到家里的一个小阁楼上面，用小刀刻下的人物，小阁楼逼仄低矮，伸不开腿，他就曲着身子画岳飞、张飞、关公、董存瑞、黄继光……

进入少年，他开始画国画，芥子园中的人物、山水、花鸟，无一不精妙，成了许多美术老师眼中的新秀。老师谆谆教导他画素描和人体肖像画，这也成了他那时最大的爱好。他勾线描形准，捕捉人物形态逼真，当时整个醴陵县城都只有一两家照相馆，他苦学钻研炭粉人物肖像画，这样既能赚钱支撑家用，又培养了写实人物的品摹能力，为他报考中央美术学院梦想打下基础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文化大革命来了，不到16岁的他成了我县第一批上山下乡的插队知青，分配到醴陵清水江公社留冲的一个穷山窝。这个生产队的全劳力一天只有八分钱的工值，整个生产队穷得连买盐的钱都没有。他看到这种情形，主动提出外出画炭粉肖像赚工分。当时画一张像是8角钱，是生产队十个全劳力一天的收入，有时一天可以画两三个肖像，出外一个星期就是全生产队全劳力一个月的收入了。他把这些赚来的钱全部交给生产队买生活用品和农具，生产队的社员常翘首盼他外出画像回来，他成了当时生产队最受欢迎的“财神爷”。

伟钊画像从不欺侮贫苦农民，富裕一点的乡民每张一元，贫穷的农民每张8角，特别贫穷的吃一餐饭就算了事，画不好不要钱。有个同他一道外出画像的下放知青，在城里时是照着相片用九宫格画肖像，到乡里也带着一个大九宫格塑料片，套在农民头上对着描，既不方便，还走形，就这样，他还让伟钊喊他师父。伟钊见他年龄大，又碍于面子，就喊他师父。可是，他的像走形太厉害，农民不满意，有时候，他干脆把画的像卷起来，欺骗农民说，不要打开，否则灵魂就会飞走，要等他们

走后才能打开……见状，伟钊便对他说：如果你这样画像，我们今后就不要做伴了，我也不会喊你“师父”。伟钊常常调转头去补画，或者把钱退给农民。他常说，农民的钱赚得多辛苦啊，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好，解开来一分一分地数给我，收了他们的钱，我都心痛。

1971年末，株洲汽车齿轮厂来清水江公社招工知青，在招工人员的反复坚持下，伟钊被招工进厂，成了厂里一名急需的美工。伟钊在厂里俱乐部画下第一张大领袖毛主席的肖像，他高兴地告诉家里，厂里的工人排着队去瞻仰主席画像。更让他高兴的是，经人推荐，韶山在建设火车站时，他画下了那里的第一张毛主席巨幅肖像画，尔后的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，韶山火车站前的毛主席巨幅油画像都是经他手绘的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他被招聘到株洲日报社任主美，成为一名职业的美术工作者，报社又送他到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深造。在报社期间，他绘制、编辑了大量群众喜闻乐见的插图，学习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和艺术史，回忆整理了早期散落在乡村、城镇、工厂的美术画作，为他后来当选株洲美协主席打下了坚实的术根基和思想基础。

在尔后的日子里，他更不忘初心，一心一意扑在美术创作上。1994年创作《儿女英雄传》，参加第八届全国美展；1998年创作《红之鸟》，入选国际美联会韩国'98世界美术大展；1999年创作《乌鸦啄米五谷祭》，参加第九届全国美展，获优秀作品奖；2002年创作《高秋对弈图》，获联合国世界和平美术大展银奖；2004年创作《妙笔生花》，参加第十届全国美展，获优秀作品奖；2008年创作《寒秋写荷图》，参加“2008奥林匹克美术大会”作品展……

作为他的兄长，有一点我还得着重写出，他非常注重培养辅导后辈的美术教育，先后在我们周家这个大家庭中培养出两个中央美院、一个中国美院、一个湖南师范大学、一个湖南怀化美院、一个江西景德镇美院的子侄。他不强人所难，本欲培养儿子考中央美院，儿子却选择理工科，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毕业后留学美国。他爱国爱家，虽然儿子出国留学，但他始终力子保留中国国籍。每次儿孙回国，他都把儿孙带到祖坟上跪拜告祭。

周伟钊先生作古了，望他的知音挚友，后辈美术人记住这位好人。

画魂飞升入仙境

笔墨留芳映世间

送别周伟钊先生

祭周伟钊文

莫鹤群

惊悉周伟钊老友因病仙逝，十分悲痛。半天哽咽一句话：伟钊，你走得太早了！伟钊身壮如牛，但他不爱惜自己。他嗜酒，待朋友忠实，喝酒猛烈，一杯一杯，从不要奸猾滑，也很少看他醉倒……

他烟不离火，一根接一根，抿着嘴唇吸进去，撮着嘴唇吹出来……

他口袋里总是有一包一包的槟榔，席上，会上，牌桌上，嚼了一口又一口……

他打“三打哈”常常熬夜，从不服输，爽快得很，盘盘要“一把抹”，手上的“米”掏光了，往往答应以画钱抵……

他对我说，人的一生七情六欲，江南江北，五湖四海，河东河西，没有朋友活得有味，玩得痛快，这才是生活。

但他更喜欢他的画。

伟钊睿智。三十多年前我与他共事株洲日报时，他刚刚放弃油画，着力画连环画，常在报上插图，来势蛮好。我离开株洲近二十年后，他以中国画名世，并已执掌株洲美协主席多年。

纵观伟钊历年之作，他走的是中国文人画的样式。他画人物，画山水，涂墨荷，抹云团，施墨设色大胆泼辣，放纵不羁，笔下老若仙风道骨，伊人含情脉脉，幽默诙谐，楚楚动人。且以不乏禅机妙趣的古体诗词题款，诗助画意，画展诗情，更难得笔简意远，格调高古，颇有老庄韵味。

伟钊对书画金石印题识特别讲究，空间布局，画龙点睛。从《工匠之门·周伟

钊专辑》上看，他最常用的闲章是施杰篆刻的“岭上多白云”（陶弘景《诏山中何所有》）。伟钊对此诗此印欣赏有加，说“休得小看这五个字，个中大有清气清骨。”

一直以来，或者说很早以来，我就很想认真地写一篇文章有关伟钊的文章。伟钊也知道我写文章习惯现场观摩，以触动灵感，快意“急就章”，生前多次邀我去他工作室。但我这个人怪，太想写的人，往往最难下笔。就在前晚，我问问在耕食工坊品茶聊天的叶之葵、王亚几个老友：伟钊的病好点了吗？你们去看他有没有？他们说，伟钊一再说不要麻烦朋友。嗨，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被他婉拒了。今天，伟钊走了，我不能不写了，提笔喟然缅怀，想在九晚为他搞个遗墨展，在心底纪念他。之葵说，仪式不重要，记住这个人，才是重要。

他刚刚七十一岁，他像“要用完一千担洗墨水”誓言的王羲之一样，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遗憾。他还有多少极富创意的想法没来得及体现啊！他还有多少极为精彩的草图尚未画成正稿啊！八年前，时任湖南省美协主席的朱训德就这样评价周伟钊：

“纵观画坛，伟钊的作品有其特有的文化内涵、文人画味，其画其款，统一得非常完美。使人观后静心、净心。朴素、儒雅的伟钊，其艺术之路是灿烂辉煌的。”

呜呼哀哉！伟钊，一路走好！早升仙界！



周伟钊作品《不学黑熊恣横行 心如清水不染尘》

忆好友周伟钊

易水金

我与伟钊兄相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，那时我在株洲市冷冻厂工会做宣传干事，因工作需要一些资料，于是找到了在株洲市日报社负责主美工作的他，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和认识他。我把我的来意一讲，他便赶紧帮我找资料，全没有初次见面的疏离与客套，却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一样热情。由于伟钊兄的帮忙，我在厂区的宣传画得以顺利完成，受到厂领导和政工科的表扬，伟钊兄乐于助人、帮人的印象也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。

伟钊兄不仅关心朋友，还是一个有着大爱之心的人。

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时，作为美协主席，他自己带头画了多幅作品，也号召美协会员踊跃参加株洲市的赈灾救灾义卖活动，拍卖活动圆满成功，所拍的款项全部捐给了灾区，受到了市委、市政府领导和市文联的高度表扬。

为了提高株洲市美术创作水平，提升株洲美协在省里的地位，他用尽了苦心。美协会员都知道，美协一年一度的年会很重要，同时要出版《株洲美协》的刊物。这两件事没有拨款，全靠

自筹资金。怎么办？于是伟钊兄静下心来，自己一个人，默默地大量画画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到他工作室去坐坐，看到墙上，地上，画桌上全都是画，我问伟钊兄，灵感来了，画这么多画，是准备办个展吗？伟钊兄微笑对我说，这些画是定制的，卖给企业家，卖来的钱，筹办出《株洲美协》刊物和召开年会的。我随口说，这么大的事，又是集体的事，怎么要你一个人来扛，你一个人去做太辛苦了，可以号召大家共同出力来完成。他微笑地对我说，大家都有难处，何况这又是我的工作，不能去麻烦大家，等刊物出版了，年会大家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就好，我个人辛苦一点不算什么。

伟钊兄的一席话，在我心里记一辈子。这是一个有责任、敢担当的人，是株洲美协的好领头羊。年会不忘把兄弟协会请来，不忘把德高望重的前辈请来，同时把企业家请来，共同联欢，表彰年度先进美术工作者，布置来年的美术创作和发展目标，在他的领导下，美协的工作风生水起。

这就是伟钊兄做事为人的大格局。

神农城迹

2023年10月10日

星期二

责任编辑：郭亮

美术编辑：左骏

校对：杨卓

株洲访周伟钊先生

朱晓刚

10月7日，大假上班第一天。意外的在朋友圈看到聂鑫森先生发的一条信息：

惊悉周伟钊老友因病于昨晚鹤归道山，十分伤感。今上午十时许，他将由亲友陪送归向老家醴陵。伟钊先生千古！

这消息有些意外。说来，和伟钊先生还是有一面之缘。这得益于藏书票艺术家崔文川兄。他曾主编艺术期刊，故与许多艺术家都多少有些交集。和伟钊先生也是如此。

我还记得，在2014年10月23日至25日举办的株洲第十二届全国民间读书会年会活动，盛况空前。会议临近结束之时，我跟着文川兄拜访当地的艺术家，就这样见到了书画家伟钊先生。未曾想到的是，这是第一次见，也是最后一次见。

伟钊先生擅书画，给我留有深刻印象。当天中午，就在一家餐馆小聚，另外约了几位艺术家。聂公是文化名流，不仅文章写得好，书法、绘画皆有成就。席间，听大家摆一摆龙门阵，也让我增长了见闻。

虽然株洲是工业城市，但文化底蕴与文化人却是深厚的（后来读到一套株洲名人小传记，有100多册），这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。

当天的餐叙聊了些什么？那时没有记日记的习惯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只有模糊的印象了。

那以后，我数次到株洲去，参加旧书展，或者采访当地的书法家，都是来去匆匆。倒是与聂公见了见面，相谈甚欢。与伟钊先生却是再也没有见过，不免让人觉得遗憾。

今年5月24日的《书法报》还刊载了伟钊先生的《读书手札》：

渭长任君，因心摹手，点画成象，奕奕有生气。书画同妙，其意则迥。巧密变胜于古，即以图千古人心之大快。方今东南居士，旷日持久摹之画传四种描法，喜为长进，如宝剑归壮士也。

癸卯春月，伟钊赏任渭长画四种书识。

铃印：画外周伟钊

这《读书手札》正是写在文川兄所制作的“长安笈谱”上的，由此可见伟钊先生对这笈谱的喜爱程度。

虽然我与伟钊先生仅见过一面，也是时不时会从当地文友那里关注他的消息。人与人的交往，有时是疏淡的，有时又是浓烈的……但不管是哪一种，窃以为，还是值得记住的缘分吧。

怀念恩师周伟钊

罗立新

当我得知恩师周伟钊仙逝的消息时，我一时无法接受，内心被一种无法言喻的悲伤和失落所充斥。

我清楚地记得是2002年8月，当时我在一家酒店做服务员，爱好画画的我把平时的习作挂在厕所旁边，周伟钊先生在酒店就餐路过时看见了，便找到我，很关切地询问我的情况，问我是跟谁学的画画，并指出我那些浅陋的画作有哪些亮点，又有哪些不足，应该如何改进之类，素昧平生，却对后生晚辈的说了这么多，这让我既感动，又温暖。临走时，周伟钊先生约我过几日到他单位聊聊，他要送我一些书。

几天后，我去了周伟钊先生的工作单位，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，并把我拉到家里的画室，现场绘画，边画边给我讲解其间的一些讲究和技巧，我在一旁看得如痴如醉，不知不觉就过了几个小时。告辞的时候，先生从画室拿了一批书给我，我现在还记得，有《芥子园画谱》《中国画技法》《花鸟画谱》等书刊，都是专业的艺术书籍，那也是先生人生中第一次收获如此之宝。

这之后，便算是跟先生熟络起来，每当画画遇到技法上难以处理的问题时，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解答，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艺术的热爱，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我日后的工作和生活。

2006年6月的某天，我去先生的画室看望先生。闲聊间，先生问起我最近在忙些什么，我讲了我在家门口练习绘画时有几个留守儿童要我教他们画画，而我却怕教不好，不敢教的事。先生马上跟我说，“你可以免费教教他们试试嘛，他们家里困难学不起，你帮助他们的同时，自己也进步了，教学相长，多好。”在先生的支持下，我在家附近租了个车库，开了间公益美术班，针对周边留守儿童进行免费的美术教学，一晃眼，就在这条公益路上行走了十八年……

回想往事，历历在目，先生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我想，将先生的教诲传承下去，把公益事业一直走下去，才是对远在天堂的先生最好的慰藉吧！